

卷之二

日奉先人遺體奈何喪此倫以病去官後王
專為劉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前畏之道耶
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琊時種柳皆已十
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

流涕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人心處
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

之語漢班伯受詩於師丹王鳳為伯於成帝
宜勸學時帝方尚學鄭寬中張島等朝

入說尚書論語求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

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

溫第三子名式
字叔道小字式

仕至尚書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

上指雲根下拂地足意識不着桓公云我猶患

其重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

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也
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

變易二也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

不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耶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朝廷慮其不從

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

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

劉惔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字子仁洛陽人本巴西貴

祖人其先李特曰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

祖人其先李特曰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在蜀既久承藉系葉且形據上流三

峽未易可克惟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

不必得則不為劉恢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

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桓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已蜀縉紳

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

發叙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

數言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潯陽周馥字湛

王敦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王敦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姓陳子子終齊人

鍾仲子以兄三曰鍾仲子以兄

鍾仲子以兄鍾仲子以兄

鍾仲子以兄鍾仲子以兄

鍾仲子以兄鍾仲子以兄

桓宣武與之劉談不知其甚嗅左右取黃皮袴褶

上馬舞踊數迴或向殿或擬劉意始得雄

劉尹道桓温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積自是孫

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溫為溫賢所

袁彥道有二妹

一名女

適殷淵源

一名女適謝

仁祖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

州從事應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

萬縣從事言到臆督郵言在臆上住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

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

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一說溫在還劉尹數十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

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行雖居台司不以事

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

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慄然作色顧謂四座曰

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片重千斤敵芻豆十

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荆

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况袁四坐

既駭袁亦失色

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

四海尚尊而識者知其將亂○行將為石勒所

祖謂人曰吾等若不至於此

袁帝舉爾對曰

迷自有慶

國曰袁宏王符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狻子者荆州

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路無絕處重巖疊嶂天蔽日常有高嶽長嶺屬引清風漁者歌曰巴

東三峽巫峽長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

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

斷公聞之怒命默其人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謂司馬昭所

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

遺臭萬載耶

桓嗣字恭祖小字豹叔冲子少外甥形似其

晉

晉

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

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桓謙字敬相冲第三子也仕○王弘之

桓玄字敬道温子也玄生而為天○宣武

三一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命以

桓靈寶征殷仲堪道出廬山舊說廬俗字君孝

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虞尚助漢定天

下野王亡軍中漢封君長與虞尚助漢定天

彭廬兩命名廬山在江州潯陽郡左換曰詣遠

公語次及征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何以見願遠
曰願檀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
曰實乃生所未見時遠住廬峯○龍泉精舍矣○惠遠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庾中郎首
應在何處有人一說參軍答曰無省當時殊忤

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
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賦叙三晉十有四年

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云云高閭建雲陽景罕驪
漢野人也狼頭朝列警藉池魚籠鳥有江湖山
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無慨然而玄咨嗟稱善

賦于時秋至故以秋興命篇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
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
誄曰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

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其誄叙曰隆安二年
日南青室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嶽降神
指人是育既美其靈不昭其福天道茫茫孰測
倚伏犬馬反噬豺狼趨陸廣推高梧林殘故竹
人之云亡邦國喪牧○王恭

桓玄問劉太常名理字仲璋南陽人父暢娶王
義之女生理官尚書太常卿
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大傳深又曰何

如賢舅子敬答曰橙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

抽其味相反皆可於口 ○ 王獻之謝安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

故文武別桓冲字太叔温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曰指語南

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痛哭酸感傍人車

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鞠

愛過於所生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名孫之字景度桓玄始篡

位國人奉孫之奔得陽義旗既與歸朝廷仕至太常卿奔叛玄時事形已

濟在平乘上茄鼓並依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

梁王安在哉阮籍語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温有不臣之迹故求玄為素官

轉并義興太守玄恨不得志去職歸其國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

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

温酒乘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中掩

淚曰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

故自達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 ○ 王忱

桓玄出射有一劉叅軍與周叅軍朋賭垂成惟

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捷卿周曰

何至受卿捷劉曰伯禽之貴尚未免捷而况於

卿伯禽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三見而三答燕女有

見商子兩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

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而告商

子齊子曰喬考父之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

梓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燕而俯反以

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之道也二

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等而食

之日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周殊無忤色

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王

桓語庾伯鸞名鴻潁川人曰劉叅軍宜停讀書

周叅軍且勤學問通

桓玄素輕桓崖修小字字承祖尚武昌公主壁

海於言端崖在京下有好事玄連就求之遂不

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

肅慎真其措矣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

也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措矢貫之

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于九夷百蠻

使各以其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措矢古者分與

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山

若求之故存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橫如初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哀家梨當復

不蒸食不舊語殊處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

食之輕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闔南郡

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鷲欄問取諸兄弟

鷲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鷲駭云是變恠以白

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悻當是南郡盛耳問果如

之

桓公初報破殷荆州仲堪以入情注於玄起朝

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右以曾講論語至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注日不以

者則不處玄意色甚惡國殷仲堪

桓伊字叔夏譙國人也少有才藝又善聲

王國寶特謝太傅於孝武帝太傅患之帝一日

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帝命桓吹笛桓神色

無忤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

晉

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

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奴吹笛桓又言御府人

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

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君日為

易文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親反患周且

聲節恍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

之將其鬢曰使君於此處不凡魏回謝安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嗷奈何謝公聞之日子野

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

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奏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晉

桓石虔

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即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冲沒陣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

晉

為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冲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瘡

桓道恭

字祖猷彙同堂弟也歷南太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蔽隄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陣不整麕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為賊曹叅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也玄自此小差

魏

潘勗

字元茂陳留人少有才

吳

潘元茂作魏公冊命曹操自為魏公加九錫人謂與訓誥同風元茂亡後王仲宣擅名當時便起此冊是仲宣所為及晉王為太傅臘日會賓客語元茂子滿曰尊君作魏公冊高妙仲宣亦以兩不如人始信是元茂作 王粲

潘濬

孫討虜至江陵從事樊伯誘導諸夷西附漢中

昭烈時為漢中王外白遣萬人討之外白言自外如此稟白也治中

潘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潘

伯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畧嘗為州人設饌比

晉

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

節之驗也侏儒短人身節謂肢節言不少見全權

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

潘岳字安仁榮陽人用才穎義○桓玄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

潘岳為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志樂為述已

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

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

則無以成斯矣 樂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 音義文選

綺絕 陸文者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張華見撰文

猶患其 ○ 陸機

潘安仁真侯湛字孝若 補雅詞名 亞潘岳官中書

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孫秀字俊忠 卿郡人 趙王倫命使小吏作

秀為春王所誅既恨石崇不與綠珠石崇有技

而工笛秀使人求之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

識孰是崇謝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

日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通願加三思崇不聽

使者已出又又感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待岳文

反眾竟不許又感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待岳文

郡太守秀為小吏岳數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

見之曰喚曰孫令憶壽昔周旋不秀曰片心敬

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

陽堅石同日收岳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

歐陽堅石初建為揚州太守趙王倫為征將

孫秀為腹心揚州中建有正由是有隙

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薨甚以上皆新

石先達市之財收崇入日知財為害何不止早

敬崇亦不相知潘後至之初岳母以足

母阿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

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

所歸乃成其識 石崇

晉

潘滔字揚仲尼其子有文
○王義園潘師正趙州贊皇人少以孝聞晚歲為道士師

服衣葉飲水而已
卒贈禮元先生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

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

瓦石不異華起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

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

坐曰子非吾友也仕定意及後為司徒上書讓

唐

管寧開之笑曰子魚本

管幼安在遼東時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

之管侯隣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着涼處自

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慚若犯嚴刑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倉駭○論易

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

管公明共論公明為剖析玄旨九事皆明時鄧

玄茂亦在坐言君見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

義何由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

含笑賞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何晏

何晏

何晏

何晏

何晏

何晏

何晏

何晏

何晏

何晏

何晏

何晏鄧賜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賜曰此老生之常談

輅初至洛陽晏謂輅曰聞若非徒善論易至共分著思交亦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意故輅曰昔元龜數十來與頭上驅之不去有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朝敬慎之至也故能撥易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垂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若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不危所以長守也又真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馬位峻者顛覆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者雖相受益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為表抑進以為退是及山在地中日謙雷在天上日大壯謙則衰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復願君上尋文王六

可驅鄧賜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入語何所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是耶舅怒以為狂難交踈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是時曹爽輔政議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言志一日鴻鵠比翼遊羣飛踐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朝并豈若集五湖從遊凌浮萍永寧曠中錄何為林楊驚蓋何登見誅管公明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

鄧之敗上註見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兩鬼躁何之視候魂

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枯木此為鬼
幽二者皆非避福之象也

管公明言與裴使君何鄧二尚書劉太常

真平原高唐人家貧苦賣牛衣以自給好學讀
言博通古今清身察已行無玷缺初鍾會年文
代蜀或問二將其平蜀乎是日破蜀少矣而皆
不還考如其言寔以世多進起廢遜道缺作景
讓論以矯之弟智字二序兄弟語使人神思清
貞素有兄風以儒行稱寔兄弟語使人神思清

發昏不假寐自此以還殆白日欲寢矣

裴楷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技葉橫生少引
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入

人荅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衆人曰此

年少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

時年十五來至會舍講學郡費聊耶太守單子
時年十五來至會舍講學郡費聊耶太守單子

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辨之士公明曰存君名
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辨之士公明曰存君名

士加有雄貴之資駘既年必騰赤堅剛若欲相
士加有雄貴之資駘既年必騰赤堅剛若欲相

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外清酒然後言之子春
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外清酒然後言之子春

輅相對者存君四座之飲盡問子春自與
輅相對者存君四座之飲盡問子春自與

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
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

管公明過清河時適太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

明日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

謹嗤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陰鳥和鳴若
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
大雨傾注

晉

滿奮

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

○

品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窓作琉璃屏實密似

踈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

喘

今之水牛惟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

段文昌

字墨卿西河人志玄玄孫性倜儻有氣義官刑部尚書右僕射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

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唐

晉

山濤

字巨源河內懷人

量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能與石鑿共傳

宿清夜起踞蹠夫一日今何等君也

生無事馬蹄間也接傳而去果

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萬令素毅在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譽嘗遺山

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

毅事露案驗衆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

年塵埃封印如故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

目皆如其言惟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
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亮字長興河內人世高
亮字長興河內人世高
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行業既與亮異而以為
亮世祖所徵選用之事與亮公忠無私尚書參
同欲好事者說亮宜授心腹入為吏部尚書亮
與已異累啓亮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
辭職歸家亮在職果不能免坐事免官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塲帝欲偃武脩文親自臨
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曰與諸尚書言孫
武起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
山公乃天下名言濤意蓋以為國者後諸王驕
汰輕邁禍亂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

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為山
濤不學孫吳而闇興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
闇興道合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歛其實莫知

名其器巨源深淵其見者莫

山諺字伯倫濤長子雅有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

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

山簡字季倫諡平雅有父風與孫紹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

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芳華無所知復
能乘駿馬倒著白接履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

兕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漢侍中習

都於岷山南依危巖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

此是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日

顏含字叔都瑯琊人少自操行以孝聞仕至老

乃鮑累日忽有一童子化為青鳥飛去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

顏光祿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

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

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

有邪德乎西王導

中朝人共論少正卯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

之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政而始誅之或為失乎

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

日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譎此

五者有一于入則不免君子之誅而正卯者

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擬徒成黨其說足以飾

廢業眾其強集足以擬徒成黨其說足以飾

者也不不可盜跖九千入橫行天下侵暴諸侯

入之牛馬取人婦女不顧父母兄弟爭不棄先

過之盜邑大夫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元守

孔子前見盜跖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

之罪大極重矣夫歸不其惡孰深有人云少

將以子肝益畫舖之膳

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顏光祿曰

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奸非聖不誅由此

言之少正卯為甚衆莫能屈

劉顏延之字延年舍曾孫也好讀書無所不讀○張東連

元凶篡立文帝長子劭也與始安王濬同謀弒逆世祖又討劭伏誅以顏延

之為光祿大夫先是延之子竣為世祖參軍及

義師入討竣叅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名延之示

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問

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又問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有老父何緣復有陛下劭意遂釋顏竣

顏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

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片敞車

逢竣鹵簿導從之少即日鹵簿即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

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

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顏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

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弁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

其能久乎 國國顏竣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名之頻不

肯詰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

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

筆測得臣文莫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曰問

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測官大司馬驛事

竣見 ○ 國國顏竣

劉

顏竣 字士遜延之長子也少有令譽為孝武撫

軍領軍 ○ 延之 國國顏竣 國國顏竣 國國顏竣

唐

顏真 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少有詞藻工書

錄事 ○ 延之 國國顏竣 國國顏竣 國國顏竣

太守祿山反與父兄某卿討賊代宗立隆尚

書右丞封會郡公以正直立朝為楊炎盧杞所

忌遣謝李希 ○ 國國顏竣 國國顏竣 國國顏竣

烈不屈遇害 ○ 志和 國國顏竣 國國顏竣 國國顏竣

顏平原不容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

丞傳首平原 杞父夷天寶末為東臺御史祿山

賊所執 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紙之公

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 國國顏竣

漢

簡雍 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

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

蜀先主嘗曰早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

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

唐

漢

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
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
大笑命原欲釀者

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四歲能屬詩七歲

事三十年間羽儀朝行其文雅正弘博

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雋辯逸大將軍何進聞

氣如流坐客皆慕之後為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

面無怍色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聽於沛澤之

後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間堯讓而主其灰菓

怒曰何以汚我水由於是適耕於中岳顯水之
陽箕山之上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棄箕山之
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

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

耳素聞

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海嘗薦於曹公曰邊讓

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

讓薦於何進曰伏惟慕存初開博選清英華髮

舊德並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

智使無以或加竊見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

之亞傳曰西牛之鼎以烹焉多汴則淡成不可

有之不宣也苞篇怡悒惟此實易未受犧牛大

試國子監禮部皆為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帝嘗
目之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後以鶴文殿學
士致仕少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穎陽歸莫
師致仕少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穎陽歸莫
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
懷希深書曰近詔書遣告嵩嶽讀祝捧幣府以
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是時秋清日陰晚花
幽草野蕨巖壁正當人力清壯加有朋簪談燕
之適外高躡險氣豪心果道逆差平則腰輿而
行窮年未甚則非屬以進上躋神壇下瞰羣峯
乃向所跋望謂非揮翼不可此者皆培塿馬邑
居樓觀人物之駁視若蟻壤尋韓文公所謂石
室夕宿頂上露下冷透骨髮明日歸路道曠陽
統望太室觀少室之美訪石堂山茶雲洞可謂
窮極勝覽矣今既還府便存塵事侵汨急為此
一奉復庶代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
則文僖遣厨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

晉

留龍門賞雪無邊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王康

為守守訝幕客多遊貴日君等自比寇萊公何
如萊公尚坐著此取榻况其下者象不敢對
夫取手板起立日萊公之榻不在杯酒在
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容

卞壺字望之濟陰人父耕太常卿壺少以貴正
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屏迹轉領軍尚

書令蘇峻作亂率眾乘戰父子二人俱死初成
平中貴遊子弟能講壺者慕王平子謝勿莫等

為達壺屬色日侍禮壺教罪 卞壺字望之濟陰人父耕太常卿壺少以貴正
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屏迹轉領軍尚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卞令肅然

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道人

卞彬字士蔚濟陰人父楚之上虞令彬險
拔有才與物多忤官車騎記室參軍

卞士蔚弱冠時為士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

宋

孟顛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按地曰
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
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

蕭思話蘭陵人涉獵書傳能諳書鮮音律便弓馬仕至鎮西將軍

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

上使於石上彈琴日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

問意

蕭惠開字也少府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府給事中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故

種花草甚美悉令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

人生不得行膏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

蕭琛字彥瑜蘭陵人少明博有才辯仕至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建中武帝以棗投之彥

瑜取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

有說也彥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栗上悅

蕭資字文象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為湘東王法曹參軍

湘東王繹梁武帝第七子元帝也初封湘東王繹

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大寶元年湘東王繹

頓尋陽以待兵集及細武棟廢始遣東下

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嘗與繹
雙陸食子未即下賁欲手言曰殿下都無下意
繹深為憾遂因事害之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
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

傳自娛而已

陳

蕭引字叔休思話曾孫也方正有器度陳敏

蕭引書法道逸陳宣帝海王始興王子臨嘗指

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子業勢翩翩似鳥之欲飛

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

唐

蕭穎士字茂捷十九進士擢第為揚州司曹以

滑皆由獎目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與

李華齊名世號蕭李及平門人益為文元先生

蕭穎士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輒百餘

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

從所以遲留特愛慕其博奧耳穎士有一

堯君素君素為鷹揚郎將唐師來攻君素在圍

堯君素中行李斷絕作木鸞置表於頸浮之河

以婦入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顧謂將士曰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君素雖築犬

次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
心可贈蒲州刺史

姚崇本名元崇則天改為元之陝川硤石人官
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明於吏道

七割不滯年

姚崇與張說同為宰輔各懷起阻張啣之為相

一日封使殿舉左足不甚利上曰卿有足疾

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

通於侍婢果寵者會擒得好狀以聞於說書至

婢女邪說奇其言以侍兒與歸書生亦跳去

且言某感公恩思有謝者久之今聞公為姚相

曰所構外擬持具公不知危之將至矣某願得
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說回
自思指狀所寶之物書生云未足解公之罪公
衆思久之忽曰近有鷄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
書生曰吾身清矣曰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
急趨出建夜始及九公主御第具以情言之
奏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
見張說矣
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夙隙
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左好服玩吾歿後來吊
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
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山當錄玩用致之仍
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磨石以
待至便鐫刻張丞相是事常遲數日之後一當

漢

有悔若微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視鑄石仍告
以聞上崇漢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
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持論極筆
在承天高廟之左列四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
碑成歲高廟之功全
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詣子長子異於州
刺史史子子美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
禮部侍郎禮部侍郎
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
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趙孝

字長平清國人州郡名進退必以禮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王莽置田禾將軍任為郎每

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

先時聞孝當過掃灑待之孝既至不白名長不
肯內曰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
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漢

趙溫

字子柔成都人與叔父
趙溫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漢

趙壹

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美須豪眉
趙壹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以詩情怨略日詆痔結駟正色徒行偃蹇反俗
立致咎殃健攝逐物日富月昌邪夫顯進直士
幽藏原斯瘼之傲興實執政之惡賢所好則鑽
吏出其毛羽所與洗垢求其燕寢雖發竭誠
而盡忠路絕險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塔又率賦
之信猶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欲於目前矣異哉

海之失... 澤不逮... 煖於... 不可... 不如... 所宜... 者非... 此是... 命矣... 夫

趙元叔造河南尹羊陟

陟尹河南南計月受牽常會乾飯榮榮新理究

進用善士... 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

以托名乃日往到門既通謁尚卧未起元叔徑

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於高風舊矣乃

今方遇而遽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

驚奔入滿側陟知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

車騎造元叔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元叔

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

至曛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

相明者矣予和得玉璞以獻後懷王使樂正子

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

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之平王乃抱

其王而哭荆山之血乃與司空袁逢

厚京父湯累世三公而逢以寬

京師共稱薦之名動

吳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學多識應對辨捷

吳遣中大夫趙咨入謝于魏魏主丕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而視天下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吳主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

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丕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魏

趙至新之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况名客氏

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日可爾耳

歸便就師誦書蚤開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

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使老父不免勤苦

年十四入太學時病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

云送道車問康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我曰觀

若風器非常故問耳康具告之至年十五得病

數數狂走失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改名翼字陽和求訪康至鄭乃遇其連太學中事便逐康歸山陽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鬚復不多聞詳安諦體若不勝衣

稱中散語趙景真卿腫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

風黃一說知下有起泰將武安君也馮亭曰武安

頭者取斷尖也。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面也。視
瞻不轉者，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
周髀曰：夏至北極，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極，方十三
萬五千里。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
至日晷尺六寸，正北千里，句也。正南十里，句
尺五寸，正北千里，句也。正南十里，句也。正南十里，句
管能測往復之氣。黃帝使伶倫取竹，葉厚薄均，均
鐘之管，制十二管，以應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黃
六以爲律，呂十二以應黃鐘。黃鐘之管，長九寸，黃
以木爲之，法爲室，三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
以木爲案，加律其上，以篋等之，抑其內，爲氣所
動，以候之。歲之何，必在大，但聞識如何耳。
齊北

趙道德

齊文宣帝高嘗乘馬欲下峻坂，趙道德攬轡回

之齊主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
啓先帝論此兒，酣醜顛狂，不可教訓。齊主默然
而止。宅日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

趙師字邪利，天水人，以琴道見重海內。帝王及
歸雅述胡結五弄譜，弟子達者數
人，並當世翹楚。卒於貞觀十年。

趙邪利善鼓琴，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
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
時俊矣。

趙匡字光義，晉州人，氣貌甚偉，性方嚴，
喜自微，餅類如學問，聚書數千卷。
趙匡疑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微覺有

漢

塵即令持紅拂去之

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

鳳時天旱鳳持竿籬下不覺潦水

高文通居鄉時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鬪文通往

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象

之爭者投兵謝罪

漢

高麗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

高義方造馬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為書曰伏

聞高問為日已久冀一見龍光

叙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候昔周公父兄文武

宋劉

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
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我季
長大愧追請經去

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鐵魚

高爽嘗經晉陵詣劉籍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

爽代籍為縣籍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

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劉籍自餉晉陵令耳何

關爽事

魏廷

高允字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歷事五

光祿大夫

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官司徒

游雅絕重高允曰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
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
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
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辨人主為之動容此非
兩謂矯矯者乎初魏主使崔浩及允撰國史浩
門之禍浩竟以暴揚國惡抵罪允亦被收主問
國書皆浩所為手允對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
浩共為之主怒曰允罪甚浩太子晃曰天威嚴
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撰允
日臣罪當滅族不敢匿妄殿下哀臣欲自其生
耳生曰直我此人臨死不難下哀臣欲自其生
君真也遂殺之召浩臨詰浩惶汗失對允事
申明皆有條理主命允為詔謀浩允持疑不為
日浩之罪不至死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拜請
得解他日太子諫允曰吾後死卿死而卿不從

唐

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與浩同
同共事死生榮辱理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
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宗愛官用事威振四海王
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
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
漏之於外裴之於言則也是此乃管仲所以致慟
於鮑叔也圖崔浩

高勳字仲舒雍州人博通經史尤明
齊憲字洗心定州人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
古事姚崇每諮此兩人嘗曰欲知古事問仲舒
欲知今事問齊憲

唐

高定 小字董二 魏明絕倫人以

高定是貞公鄂 字公楚 官郎 之子年七歲時讀書

至牧誓 武王軍於牧野 臨罷誓衆之言 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

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

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對

晉

曹毗 字輔佐 譙國人也 休曾孫 好文籍 能屬詞 屢遷太學博士 光祿勳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

綺非無文彩酷無裁製

晉

刁協 字玄亮 勃海人 少好學 雖不研精 而多所 博涉 中興初 度皆稟 於協 累遷尚書令 中

宗信重之為王象所忌 舉 ○ 兵討之奔至江南 敗死 ○ 周嵩

晉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 名嚴 廣濟 有

風標 鋒顯 官在西將軍為王 之巖巖下望之

峯距 孔坦為侍中 密啓 成帝 不宜往拜 曹夫 人

岩刀玄亮之察察戴若思 故聊載之耳 ○ 壺

取爾不此言殊有由緒 故聊載之耳 ○ 壺

陶侃 字士行 其先鄱陽人 後徙 潯陽 侃少 有遠

請曰後來直主寧民君其人也累遷湘廣荆三

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 劾屢上殿 達

木屑不限多少咸不鮮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

晴廳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鄰

晉

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
 武伐蜀裝舡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
 一官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侃練核
 務稼穡是以軍民勤於農作家給人足性纖密
 好問顯類趙廣漢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按
 武昌郡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
 則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怠又如督勸於人常云
 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
 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
 棄也嘗檢校佐吏若得擢補博奕之具長之日
 擢補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移
 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
 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
 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陶範字道則小字胡奴侃弟
 十子歷尚書秘書監
 ○王胡之素宏方

晉

陶潛字淵明或云名潛明字元亮
 自耕歸別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
 復為歸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
 日此亦人子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
 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
 王事乎米薪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
 去來蘇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善大耕於前
 妻自來高祖王業漸隆不復有仕家微不起卒
 世稱著
 王江州清恬知名弱冠著書期不薄欲識陶淵
 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
 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
 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

至亦無忤也一說王弘遺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詰左右為書作履

左右請履度淵明即舉坐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

謂是羲皇上人

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

漉酒漉畢還復着之

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

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

種秔

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

梁

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高其志節累辭徵

居人間書札以隱居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隱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

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

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

為遠矣洪弟子滕昇常問洪曰古之仙者豈有

所纂又七十一人今歷集以傳真識之士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訪

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景家不得遂館於

句曲山而居焉曰昔漢有成陽三茅君得道來

掌此山故謂之茅山性好松風庭院皆植松每

聞其響欣然為樂梁武帝嘗從弘景遊及即位

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并後合飛

丹色如霜重帝服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焚

香拜受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

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

毛玄字伯成穎川人仕

至征西行軍參軍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

簫敷艾榮

世說新語姓彙額分卷之五

世說新語姓彙額分卷之六

和嶠字長興汝南西平人少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

卿試往看還問何如荅曰皇太子聖質如初皇

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

日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

不丁陛下家事上既重長適不入也後上謂嶠

言及對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

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云云上然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和嶠為令故事監令

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諛後以車來嶠

便登正向前坐言專車不復容勗助方更覓車

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柯有節目

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有人哭和長輿曰峩峩若干丈松崩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未之與不過數

十王武子曰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

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技與和公問曰何

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一說嶠諧計往園中食李而皆弟核責錢

魏

何晏字平叔南陽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曹

濟代之也為侍中尚書為司馬宣王所誅

傳 敬 管 輅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恭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

服者相尋也

裴使君問管公明何尚書一代名士其實何如

管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管輅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竒愛之曰晏在宮內

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

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

晏父蚤亡太祖為司

聖時其母曼隨母在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起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散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

然

晉

何充

字次道廬江人有文義才情官

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

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

務應待玄言那得方依頭看此耶何曰我不看

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何次道往丞相許參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

曰来来此是君坐

有導妻好之子也思韻倦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令人欲傾家釀

何次道往尾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

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

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延圖作佛不

亦大乎

何準

字幼度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荅曰

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何尚之

字彥德準弟也雅好文義從容賞會

晉

劉

何尚之為丹陽尹更置玄學於南郭外一時名士慕道來遊王倩王名球司徒謚子也性素簡貴官至尚書僕射嘗

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西河子居夏所居

何點字子哲尚之孫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其長成家禍遂絕婚嘗

梁武帝與何子哲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

皮巾召見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指以手持

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何敬容字國禮天壽中為內史累遷江表張嶺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其人姓吉敬容

梁

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何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嘗為國山令

何參軍名思澄字元靜東海人少勤學工文為遊廬山詩沈約大相稱賞自以為不

王辟事參軍與族弟水部名遜字仲言八歲能

並重於世世謂何散騎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

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

當推遜

世目何散騎曰人中爽爽何子朗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人齊奉朝請歆之子起家揚州從事仕梁蓋尚書左丞

梁

梁

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入稱為水滌

何承裕有清才好為歌詩嗜酒狂逸初為中書

何承裕為整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

府往往名憂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

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羅企生桓字宗伯

武無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無事

曰作如無送者惟企生不為路家門邊生給之

生便率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道

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連生抱之愈急

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兩去俄而玄至

人玄性猜急余能取卿識節若遂不請揭必至

矣玄性猜急余能取卿識節若遂不請揭必至

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求生乎玄聞怒

口血未乾生此奸計自傷力劣不能剪定凶逆

我死恨脫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七粟成博之

桓南郡既破殷荊州叔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

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殺先遣人

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為殷荊州吏今

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既出市桓

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穉康而穉
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
宥之桓先曾以一年來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
章企生問至即日焚黍桓玄
羅含字君章楚熊姓之後啓士羅國遠氏族焉
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致仕還家階庭忽蘭
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
至行也豈非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
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謝鎮西稱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或言羅君

楚之北梓桓宣武日此自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往檢之

羅既至初不問郡事經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

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

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

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奇其意而不責也

羅友字他仁少學不好持節

不以為始仕殿荆州後在桓溫府以家貧乞

不月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

晉

晚問之答曰首且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揮

掄云我始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
郡民始極終漸口還以餅不覺成滄後之罪温
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
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王
也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
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
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復駐了無慚色

羅可少場之碩儒也嘗應舉為見黜於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刈其園蔬者適過見却

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洪殺其鷄者可携壺就

晉

之曰與子同里閭不能烹鷄以待子我誠自愧
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人由是相誠無犯

左思字太冲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
張華辟為祭酒賈謏舉為秘
書郎謏誅歸鄉里專事著述
宋祁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部賦聞左太冲作之思後

都賦詰著作訪岷邛之事構十餘
門牆潘涸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士衡擬

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僉父欲作三
都賦吳人為僉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左賦出

士衡絕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訛思意不

愜後示張公也華張曰此二京可三言

文未重於世且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

甫謚謚見之嗟嘆遂為休叔於是先相非貳者

莫不欲祗鑽述焉皇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五賦是也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弹出洛陽道婦

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也醜思貌醜

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姬齊共亂垂之委頓

而返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蒲車張孟

不陽至醜安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蒲車二

同說不潘

賀

賀邵字興伯山陰人祖齊父景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

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友

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郊

檢校諸顧陸後使官兵及嚴逋亡悉以事言上

罪者甚衆陸抗字幼節吳郡人子相遜子時為

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華歆字子魚平原人靈帝時與北海鄭康成

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陳登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閑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

華歆

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
之軌焉陳紀

華歆王朗俱乘舡避亂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
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
携人歆曰本所以起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托
寧可以意相棄耶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
之優劣王朗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義故贈遺累數百金
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人曰本無
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單車遠行將無以懷

辟為罪

左傳曰疾人無罪懷辟其罪

願為之計衆乃各留所

贈

王朗每以謙度推華歆歆蜡日

三代各臘夏日嘉平殷日清祀

周曰大蜡蜡者合聚百物

嘗集子弟燕飲王亦

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
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朗

音

車胤

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

門戶宜資今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

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盧數十囊火以儲日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

漢

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
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僉車曰何以知爾
袁曰何嘗見明鑄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謝安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曾祖援年十二通封重合侯

大志嘗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日處

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數日

見以班財產貴能廉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

喜譏議而通使奉書洽賜歸身漢書立戰功拜伏

波將軍封

○ 混嶠

馬伏波嘗有疾梁松為郎尚光武女舞陰公主

漢

來侯之獨拜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婿貴重奈
何不為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
序

馬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

廣起自閑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援

於天下之圖而右手則其喉心夫不為何則生貴

身於天下也豈以曲俗耶尺為焉南郡太守

鄭玄

馬希範字寶規楚王馬殷第四子

唐後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

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

宋

背真之老不行命長于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
應對非宗謂曰朕聞卿部內有洞○唐莊宗
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謂曰云云

馬從一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眾

迎謁漕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

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

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

亦有司馬氏乎從一荅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

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

溫公姓司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

老語未嘗安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利外華
如惡惡莫與謀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
卒贈溫國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
公謚文正

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為笑哲宗初太皇

太后建為天下言者民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

皇太后以毋改子非子改父眾議甫定遂罷休

甲團夥不復置保馬慶市易法所儲物皆歸之

不取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錢多檢巧小人他日

復以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錢多檢巧小人他日

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先正色曰天若神

宗社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先正色曰天若神

月秩首論光誅萬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
義錄新館帝不許乃命奪增蓋什所立碑追貶
崖州司戶參軍蔡京擅取復降正議大夫京撰
打黨碑令郡國皆刻石石士安民辭曰民惡人

魏

正不知今謂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其
民二日發後不取律乞免鑄安
賈詡字文和石未聞者愧之
以天為夫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
之議曹公一日諮於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問
不對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
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
兩赤顯審配逢紀與新評郭面等爭權配紀與
尚比評審與譚比紀與率配等奉高代紀位譚至
不得立由是譚有隙舉兵相攻魏武軍至皆
敗走劉表愛少子

為之文黨乃長子琦為江夏太守表死無子遂
奉璋為嗣琦遠為驎陳至於傾覆
賈充有充父遠之異起家為尚書遷廷尉
郡公 ○ 陳泰 孫皓

晉

賈充有充父遠之異起家為尚書遷廷尉
郡公 ○ 陳泰 孫皓

賈公閻後妻郭氏酷妬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
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踴充就

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
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

魏狂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
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
脫人衣思伯累遷中書侍郎為孝文所知

賈思伯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

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
驕思伯曰褻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言

晉

謝鯤字幼典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

引為○周顛

謝幼輿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取官稿
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便遭黜
辱深為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時
人服其遠暢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鯤通簡

修威儀好述遠而心整形潔而言清居身若穆
動不累高隨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纒以拔投
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
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
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鯤

勝情遠擊為朝廷之○庾亮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
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愷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
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

使自今已後日忘日去耳言事德及律當使人

身蓋因其知非而導以善也或曰言日復敦又

一日浸忘前事則君臣猜嫌之迹亦日去敦又

稱疾不朝鯤論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

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

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

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勲侔一匡名垂千載

時人以為名言魏敦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哀

史部尚書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

新累遷太保錄高言王義之稱起車胤謝玄

坦之王珣謝萬桓伊品謝桓玄

謝奕安兄少有器鑿神太

作刻令有一老翁犯

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

年七八歲著青布袴在是膝邊坐諫曰阿兄老

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

耶遂遣之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

曰我常自教兒去扇謝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已

行真生老官客曰子美不訓導之子真日吾之

耶安石之意也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兵傷於哀樂與親友別

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緣
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拉南郡問謝夫人太傅在東山二十餘年遂復
不終其理云何夫人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為

心隱顯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殷謝諸人共集謝曰問殷眼在屬萬形萬形果

入眼不謝有問殷長如容曰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

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顧謂諸人今

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

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

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

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技衆咸稱善於是

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

言少不自竭謝後應難曰自叙其意作萬餘言

才峯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

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

耳道林

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

謝公與

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

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符堅傾國大出眾號

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謝玄為前鋒與從○

郝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

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著故絹衣食熱

白粥宴然無異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曰此欲誅謝安王坦

之簡文晏馬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

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

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

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

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

安能作洛下書生蓋而少鼻疾語音濁後者

不效其聲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

亭大陳兵喬呼安及坦之皆於坐官之王入失

厝倒執手版汗流沾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

舉目編歷温左右衛士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通

命不能不爾於是於華之心頃盡王謝舊齊名

於此始判優劣坦曰王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等共遊出則澳風

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留使還太傅神情

方主吟嘯不言舟人以其貌聞意說猶去不止
既風轉意浪猛諸人皆譴動遂坐公徐云如此
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是以鎮
安朝野

謝公在東山言效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
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
荀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疊疊為來
適入

王右軍語劉尹故嘗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

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

幘桓公云何煩此曰下共語至暝既去請左右

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

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卦之宅玄慚而

止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

顧睐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

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何高靈字

茂集廣陵人父惺光祿大夫松少好學時為中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

丞亦往相祖先時多飲酒曰倚如醉戲曰卿

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

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

答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

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

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謝公若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

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餽桓公藥草中有遠志

公取而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

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

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

而笑曰郝叅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桓公既廢海西海西公名爽字延之成帝子也

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並自廣陵立簡還姑孰過京師以皇太后令廢為海西公

文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

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庾道季訖謝公曰裴郎名榮字榮期河東人父釋豐城令裴少有風姿

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

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曰支道林如

九方臯之相馬畧其玄黃取其雋逸通每標舉

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云謝公云都無此

文字之徒多以為是謝公云云

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度意甚不以為好曰陳東

亭經酒壚下賦裴郎語林始不出大為遠近所傳

載王東亭作經王公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

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

先寫無復謝語謝安問其人資答曰黃南凋獎惟

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

者授之於是京師士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

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忘成瘡痛謝相一

言推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

之安惜與棄可不○

慎哉語出晉陽秋○

謝萬字萬石安之弟也才氣高俊早知名歷

謝萬字萬石安之弟也才氣高俊早知名歷

謝萬字萬石安之弟也才氣高俊早知名歷

謝萬字萬石安之弟也才氣高俊早知名歷

謝萬字萬石安之弟也才氣高俊早知名歷

謝萬字萬石安之弟也才氣高俊早知名歷

謝萬字萬石安之弟也才氣高俊早知名歷

賢並送於征虜亭太安中在虜將年謝蔡子叔安立此亭日以為名

名系謨弟有文理前至坐近林公諫萬石後來

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曰

合襦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帽傾脫乃徐起振

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賤沮坐之謂蔡曰卿奇

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

二人俱不介意文通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道上歎林公

器朗神雋道祖士少風頰毛骨恐沒世不復見

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劉惔性不偶俗心淡

蔡利雖身登顯列○賈固士支適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安語

正欲以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

十斤綿與萬謝安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帽可前簡文

曰但前不須衣帽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鵠警

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

謝萬北征常以備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

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喫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曰

晉

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君
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
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
軍中日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

謝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

中郎衿抱未復得獨有

謝尚字仁祖盤子也認說表兄哀慟過人及遭

許有異常重橋寺之社至鎮西將軍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侃臨終

晉

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
垂八十位極人臣塔寺塔足當復何恨但以餘
冠未諫山陵未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以進
為陛下比香石廟而謝李雄勢遂不振良苗永
息時書撫晚滂泗橫流伏願遠選代人使少得
良才足以奉宣三教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
生之幸有未若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刀故不貽

陶公話言管仲病桓公問曰子知不諱華代子

人情必不可時賢以為德音自官以事君非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

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唯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

輕道仁祖企脚北窓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

人想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也傳椽長史云謝椽能

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尚性通任善音樂

甚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息安豐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王子野家謝鎮西往尚

書名爽字幼儒歷侍中吏部尚書墓還後三日反哭諸人欲

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

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

半坐乃覺未脫褰

謝玄字幼度小字過夷第二子神理明俊善微言○支道

晉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

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山濤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

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

欲使其生於階庭耳謝安

王僧彌也謝車騎共王小奴也許集僧彌舉酒

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

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鴈耳何敢壽張玄叔

曾為吳興玄叔時發之遊哉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

彌殊不肅者乃侵陵上國也王僧

馬世說卷之六

謝過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前輩初不減
貶七賢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

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

車其道仲駁其言不中請郊有毛鷄三足馬有

郊犬可為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尺鏡丁子有

尾白狗馬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

謝朗字長度小字胡兒安次兄

謝虎子據小字也字玄道嘗其屋熏鼠胡兒既

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疾人有作此者戲笑

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曰其

晉

晉

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誇中郎也按世有

謂第二者為中人謝昆弟有六而以

未可詳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曰仍不改也

亦言我共依此胡兒與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

傅虛托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謝琰字瑗度小字未婢安少子開軍有大度

王興道名和之胡之之子歷謂謝望蔡霍霍如

失鷹師

謝重字景重朗子明秀有○

東府客館是板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

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日襄公

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憫其君子故作
詩曰在兵其叔屋高我曲謂西戎之叔屋
謝奉字弘道會稽人祖瑞散騎父鳳丞相主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

出西相遇破兩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
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途竟
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
奉故是奇士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名聘字弘遠歷
學義不及孔巖字益祖山陰人父俊黃門侍郎

朝多所直正為吳興太守居金自勝言奉任
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

謝敷字曼精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
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耶中內史郗愔表薦之
微博士不就初月犯以微星一名慶士星或云

以處士嘗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
歲先數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數死會稽人士以
嘲吳人云吳中高士復具求死不得

都尚書名恢字道胤量子也長八尺美鬚髮風
子名亮擢為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

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謝混字叔源小字益壽瑛少子也少有美譽
善屬文為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謂叔源風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之傳謂曰卿欲希心
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答曰將不長影者未

能忘懷語出莊子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

名昭文辭贍逸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

謂物莫能及此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

謂謂胎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荊州時

為前軍掌書記子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

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

亦雕績滿眼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康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

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

與晦曜小字阿多萬曾孫韶孫思弘微等共遊

戲命瞻輿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

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

論自此衰止謝瞻

謝康樂曰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衆義故

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

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著木屐上山

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

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

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

謝康樂少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

知曰我乃生瓊謂瓊不瓊那得不生靈運杜明

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

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

於於治養之十五

謝弘微初名密曜弟也居身清

謝弘微至性寬博與人未嘗有梧末年嘗與友

人棋友入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

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

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弘微自幼精神

宋劉

宋劉

謝莊字希逸弘微子也七歲能屬文韶令美風

我仕至光祿大夫

宋世祖名駿三子嘗賜謝中書寶劍謝以與魯

豫州名爽小名女牛扶風人少有武藝世祖以

臨陣刺送別後魯作逆世祖嘗因宴集問劍

所在謝曰昔與魯乘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秦

趙邯鄲武安君白起不肯行於此是免武安君為

士伍遷之陰密至杜郵使使者賜之劍自裁

宋劉

謝超宗父鳳祖靈運超宗官義

謝超宗好學有文辭為新安王子鸞孝武弟常

侍時王母殷淑妃卒起宗作誄奏之上嗟賞曰
起宗殊有鳳毛

謝叅軍一日詣東府門自通爾時風寒慘厲太
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

宋武帝嘗稱謝起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
隆在坐出候起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
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

諱曰方待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遂跪還內道
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宋劉

謝晦字宣明重子也為孟和中兵參軍後為宋高祖中領軍以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

之傳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 徐羨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

混風鑑為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

目之曰一時頗有兩王人

宋劉

謝綯字宣映重子也

謝宣映嘗於公座戲調其舅素湛字士孫耽孫也湛少與弟

馬宋武帝起兵以兄在功歷仕太尉司空

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經舅今汝復來加我

可謂世無涓陽情也謝重是王胡之外

齊

謝瀟字義舉莊子也 ○ 僧真

齊高宗世祖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受慶爵林名

業文惠太子長子也世祖立為太子孫世祖殂

位寵幸中書舍人朱隆之官者徐龍駒等乃以

謀誅龍駒等王心忌之鸞慮變定謀廢立使蕭

王昭文已又奉太后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

中謝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

還齋卧終不問外事

謝朓字敬冲在子也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

齊世祖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為五言詩王答曰

謝朓得父膏腴江淹有意江淹

齊

齊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朓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朓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超宗

謝朓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始安王暹光祿

謝玄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闇庶有文筆未為時人所知孔稚圭嘗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歎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

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稚圭

謝覽字景濂為吳興太守

梁

梁武平建業朝士皆造之謝景滌時年二十意氣閒雅瞻視聰明梁武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謝諲 字也仕至右光祿大夫

謝諲不安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明月

謝幾卿 起宗子年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

馬王儉曰起宗為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果天監中至左光祿長史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曰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

陳謝貞 字元正安九世孫蘭子也少至性仕始興王辟事恭軍

謝元正幼便聰慧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舅尚書王筠 字元禮僧虔孫也年十六為書王筠詩甚美官至太子詹事 奇其有佳

致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

乃追步惠連矣 惠連十歲能屬文詩品曰小謝思富健恨其蘭王早凋故長

唐揚城 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好學貧不能讀書求

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滌山與弟楷城常易衣出後為諫議大夫沮裴迺冷相出為道州刺史 陽城歲飢屏迹不過隣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

漢

漢

有奴都鬼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
食示納後致糲穀數杯乃受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好學博覽少嗜慾家
無妻石之諸侯如七年四十年餘遊涼師失

待詔歲餘為郎中門下史為雄

揚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曾祖震太尉祖秉太
尉父賜司空

車後并議郎中平

曹公既殺揚德祖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

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碑先見

之明漢金日碑子二入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
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殺下真宮入殿日碑

適見之惡其滋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

亂遠殺弄兒

改容

漢

揚脩字德祖彰子辟丞相府主簿終
有才策為曹操所忌以罪見

揚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時棟楠

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揚見即令壞

之既竟曰門中活潤字王正儼門大也

人餉魏武一括酪魏武敗小許蓋頭上題合字

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揚脩脩便敗曰公教人

敗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

安二年年連伍君神沛濤雨上為水

此乃切

世說新語

日父在此瓜當沉句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於
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喪命其序
子師子禮揚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綰幼婦
為之作碑

外孫鑿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
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

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綰色綠也於字為
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

好鑿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佳妙好辭也魏
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

十里或云蔡邕避亂過吳讀碑文仍刻石勇作
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僚其有解
者有婦人流於冷者曰第四車解既而補正平
也衛即以離合意解之笑謂此婦人中城靈也

揚德祖為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
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

曰鷄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鷄肋食之則無
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

嚴械操曰師時人服其幾決魏武

揚准字始立脩孫子元康末為冀州刺史見
王綱不振遂飲酒不以官事規意道遥卒
年三十七

冀州刺史揚准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准
與裴頡樂廣友善遣見之頡性弘方愛喬之有

晉

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廣性清淳愛
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髦充精出淮
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
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匹樂言為得然玆為後
出之偽喬字國彥美朗有遠意髦字士國

揚氏子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
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
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
禽

宋

揚愔

字遵彥汝農華陰人揚準子也見童時口
若不從言而風度深敏仕至尚書右僕射

揚遵彥典選時以六十人為一甲揚令其自叙

訖示者文簿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為士

琛士深自言其名遵彥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王

有選入晉漫漢自言微賤不蒙記惜日卿前在
元子思坊乘驢遙見我不下以方趨障面我何

不識卿耶

隋

揚素

字處道魏輔國將軍暄孫汾州刺史敷周
子少有大志好學多所通涉美質驎有英

傑之素武帝拜為車騎將軍每○李密

唐

揚弘禮

素弟岳之子高祖受禪彥清河公太
宗征遼以弘禮有文武才擢兵部侍郎

太宗征遼東拜揚弘禮為兵部侍郎駐蹕之後

七

01256

領馬步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上望見其袍仗精整人人盡曰越公兒郎改有家風

唐

揚德幹

性酷烈殺人以立威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揚德幹

揚德幹為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鴿不

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鴿頭宦者涕

泣袒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將何復犯他百

姓

唐

揚再思

鄭州原武人主徵旨恭慎良忌未嘗作

或曰公名高直者受相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則天朝宰相揚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

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

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坊市南門以

之再思徐謂曰爾牛亦自弱不得與他宰相

宋

揚億

字大年建州人七歲善屬文十一歲童子

真宗將立明肅后

姓劉華陽人指母通女也母

入為美入進德如童穉皇后崩欲立

旨於揚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愛不富貴

揚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丁謂

